

南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為尉可知自藏雲距采
 石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滋滋不能已但系
 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
 行萍相恨不得周覽其勝異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
 一殿佳事將為吾之別館笑彥發諸郎同之香歷陽
 不異鄉閭邑人歆慕煩承日有樂趣較之陋邦何啻
 所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林門却掃乘得已哉一出境

便異吾樂國如獨力家務遽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
為計有至半年未嘗與通書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
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為患寔天不思不勉定誰之過
庶幾收之桑榆非為向我者乃為好介左右還亮之
否邪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蹶足遽去急於其間兼慮策書
恐遲又目前無可專委邂逅假託已而甚恐或沈浮
得報雖幸遂達而反愧倉猝不謹肅為有負也彥質
况味果爾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向安矣然巢君

不可不延揖其術似都不與平者等試邀致任之
字周士記其的乃名醫也到即想見遠近赴之不輟
且云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
留家而行廬江果有劫否盜賊充斥豈不妨邪柝集
荷挂念可以轉借及幸甚幸甚

只赤不謂聲問疎隔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
理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
無况來教遽臨伏審邇來起居住勝邂逅三四處督
書而來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為報殊愧戒裂續當別

馳附次

又

蒙記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
應超然絕詣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須異日
不愧續豹貂次乘間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
既嘗一變則九鼎之味可得已邪大川近病幾不可
抹今已無恙質中高雅但貧不醒柰何來貺已示之
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為一帶

盜賊遽起單獨攜家徒納命介且歸客有所鑿于厚
集畧借弄世說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
討即遣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刺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許詳述
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况復何似一水早時系望固
勞得見非念所及而正爾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繾綣
其懷靡可名邪尊叔母證候如何胡醫固尽心門下
然不聞以一言而坐待巢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
之取道亦不遠匆修叙嗣當申致次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
下不疎不圖頓爾阻絕自難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
似可恠者其諸眷愛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第
各已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旣析各有所系仰計食
口不少無甚餘矣所諭昏姻事必侍郎位凡此尤當
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間即就
是次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介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泥之

愧過煩和諧尤不遑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
警策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
每懷契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
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紀旣作
大字便可設淘米澗千客鑊一老不足道也呵自
是可頻上問但只如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便至
祝至祝

彌月雨如注管榷不暇殆若魚在鈞禽被弋求脫於
萬一者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

舟人便道却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擲雨
復作体履何似道絕安得一面謹先此問途他佇款
晤

又

大川來不唯得承履踐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
非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
也此事衆人方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跋彥本諸
郎穎秀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墳想不駟檢校不為
水所及否彥質竟失位儼儼料不易處彥淵已有美
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作又計暫失過從企向
企向自此相望差近便由采石僧坊展轉似可朝還
暮到頗投欣仰若酬唱竟成一編亦非偶爾也

又

又

又

一見灑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幾成虛妄不
惟忽於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揆袂則非所安肯
次捨攘殆不知所為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寔
未有此暇余以一力周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
自感歎比欲精意作書亦爾掣肘亦待則慮後時定
應保膝乃克詳諦

又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鉅錡不契聲問不乏持人
能為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譏評相
商擁遠而向上為樓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亦繾綣
此念不謂得之而遽失之追訟牽制何以自贖別後
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役次遂病幸免作殍亦通節
到家特為時享與展掃墳墓解后雨不止家居不自
安稍晴事竟又趨役次次第閱此月方克瞻叙申致
已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亮否

又與吳醫

一事借易龔平國承務以期其救母產質閭中也欲

得左右一過和州診視王醫固閱遍亦來太平就治
不効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
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
以有妨為幸甚幸甚
與龔彥質
比間捨舟非特有射瞻識周旋誨倍寔有得於桑榆
不謂舍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又復出見
不能飲焉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
舟即墳龔節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
家則聞已歸繾綣弗類殆不知所負荷不審父要頗

於察否日來休况復何似目前粗理徑圖面叙倦
之深茲畏其略

閣中差勝否胡鑿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
工今有書與平因一往迎之自舍山半日可到而舍
山來城中一昔亦早時黃元明邀致取此途甚徑為
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
之今官守何處與榮天和與榮天和不果通問忽易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

久別來之思不慙已也解后公情得所寄書蒙示錄
感佩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
恨已晚也蚤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次

又

晚來休况佳適昨日荷垂顧為具疎簡非所以待吾
老友然晚且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傾
瀉况的慈信厚者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
至又辱盡量瀘列至不可勉而止其為感佩可勝言
邪方圖具謝專介被問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
訪介還草草

霜暄伏惟起居住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為勞頓為猥
冗櫻拂致踈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
聳然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傳約是真相知更
得老先生表發敦勉為其攸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
諭不腆朝夕再當覽出十月末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政雨涼伏惟起居住勝辱手示
感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撥遣甚欲稍從容竟爾
相妨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于細然衰
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漸負尔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
終未沾足不審氣體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
能常食甚跣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稱雅懷朝夕馳
詣次

大暑伏惟起居住勝近辱令似垂顧後數日方知即
到壽亭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眷也此
來聲問頓踈殊以為懷十一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

歸亦當面叙乃行也欽企欽企
雨甚為賦何似異地得相解后固為希有之事而適
此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迎次有所
幹委千萬不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六

前日忽遽問途不得一就別暑中奔馳老倦殊不知
其况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適極奉思
也昨晚還家骨肉輩首及動靜伏承日來体力佳健
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嗣
書委曲久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款欽崎磊落尤使
人歎想不已有間便當致報幸相及也吳思道到京
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
相見搶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然不敏之愧
無以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忽、幾不欲捨之
而去豈鹿豕之遊天所賦邪無由屈致語語但深
稍結湖山本山水登覽之類國史藝文志之類奉思
前日又問意不判游以香中尋歸子言秋不味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頓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
不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歲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
人貪生尤以為惧余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
可忽高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人非所及啜菽飲水
當取以為樂而不厭前世孟冬東野賞閨仙葦蓋亦
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不須索又示具形意用文或上公本固本如雷

思道向借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為
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余本欲作渠書為
此事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
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候不肯歸見及
專奉託幸挂念不敏意也尋去示冠廟者甚多

早與未又

早寒伏惟起居住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不自給
未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
素非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投隙尚
幸應命淹晚至愧介還方起枕草率滋畏不一
霜寒伏惟起居佳勝累辱垂顧牽迫未果修謝愧詠
不展蒙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番為
矜式苟不屑行當展輪之早晚上謁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下一勝處為終日

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疏軸失契勘作字輒大更
爾奉煩皇恩皇恩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
祇謁

又

多日不得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為
况佳適示諭媿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
瘁体周則親黨與榮焉疇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
之行前此略相顧幸甚

計其連與劉延仲也即日與七部共周周至為無
某啓大雨蒸濕伏惟起居住佳勝累款煩公作包鈎魚

黃江南羨為一日語突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
信佳事為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
已頽昌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短使亦竟果了
可來作同官否乳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閱畢即
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
通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堆侍奉起居萬福久不奉周旋傾思固不能
遣東歸屢款禱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與誠父
一往還獨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而來相知道雍

容湖山間真風塵外人矣想像佳趣倍深耿。比得
疾淹父衰晚殆支持不行唯僅腕死耳外事廢阻殊
不聞舟解已到先枉手筆佩荷慰憐可量鄙陋氣劣
多寫字未得累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
上謁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亦問甚寵
感刻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為况如

何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末但深傾向庶幾回轅
獲遂相盡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住勝到日此款展近牽迫殆不容出
頭初不謂至是也瞻企拳。可勝道我蒙手示且領
勤辱三二日當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款詣見偶為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
密阻鄙懷豈勝拳。夜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
勝約食固佩勤辱屬一十七決成行尚有不得已人

事勢須畧適輟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且
夕當幸承倍舒下草率至悚日猶不聞依事恐對傳
又對文又子舍式或精畫五時志今日幸也語不罷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來使極戒裂漸
負可勝言邪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固已過厚二
正緘製極精但未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或
未為得略告授去介少閱便歸納次尊公不敢率易
上啓望侍次申敬長裁否

風埃承為况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便款祇遣而

客來不已殆未能輟身良眷也馬復自早出笑少
頃斲遣所乘代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聰師並煩申叙
甚欲相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乘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韵常在肩睫
間兩附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藏縮遂不
復與四方親舊講好然薄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
又得文思子舍尤為詳盡正初迄今日幸迎謁不謂
遲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披翰
墨恍若夢寐相接其為慰澆可勝眷大暑恭審捨

舟即安尊履佳緣區之困勞兩日來方作字成勉強
具報終出首當上謁次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雨溽蒸熱徑就卧欲見既未
能自慰而執筆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叙因茲不
逮蒙手筆敬審尊体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
不特具謝悚一二日圖奉款悟次欽跋

與趙仲強兄弟

某啓蒸溽意况從而不佳瞻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
体况復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聞

朝夕過巨載家庶幾獲逢款悟餘遲相見具道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融恭惟尊履萬福
辱問勤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投
閣修教門下入夜布叙草畧皇恐
以不交馳方劇傾仰夢寐屢投可見於公厚薄也方
作書欲免左右忽叨翰墨敦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
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
過當持攝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區
本圖此月即到京雨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
肉葦未來獨處不無牢落頗亦見念否一笑一笑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鉏鋤然二十七日猶幸一
見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最荷
垂恤既不得且莫親近為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點
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必檄到京首圖展奉次
餘惟千萬加愛依戀依戀

間色山和尚背子段一枚僭易上獻仲強絕韻貴仕

而文采足以相輝聊托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
到才至即附便次

比以東坡即世諸况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
稀阻端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
予之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
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
與周旋者幸時温之不妨投懽赴醉之際瀝酒見向
比窘迎新送舊外方小官况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
別上問次瞻企瞻企

仲強太尉必相見稍疎閑忙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
書冗甚未及極思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笑容後
信也江外酒如醲灰汁勉強濡唇必暴下如注老來
恐一飲便脫可無念乎向才得一罇似減正任風采
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恭問亦苦
乏入通記瞻企風義鄙心不問毫髮方爾早晚修敬
澤之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

頽且備省視故輟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
已歸後圃陰合池面荷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歡
參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與抑揚勝致方是時天
下豈能彷彿藩籬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邪欽政欽
政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古曰日始
豈豈有又又世也天朝又善由因否同出五長許大卷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孰不膏金佩玉
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為本
支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
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堪幾三十年為河間賓客矣
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覲聞望愈隆建旄分
社永為帝室賢輔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
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疊、有加風義
又亦傳於世枯槁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
榮之望固知盛德所鍾亦自愧不振一至是念高文
麗句頃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因
循所玩也衰茶或未見棄時弓筆吏傳為異鄉警策
寔假寵於我為連狂狷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

求教徐園上流園亭之勝幸一疏示所因或得附
名詠歌之後豈非至願意却已幸更觀其里
荒悴流擯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念懸阻窮
荒衰陋無聞見無商榷無圖籍可考兀尔枯株但未
死耳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間
形吟賦初不計尚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
寄缺甃間但以目前為遣免異時縱得再奉餘塵亦
無頃昔入笑向風幾至酸鼻

薛夫人尊候萬福後來更有幾明珠平日嘗獲瞻望
者計獨蒙不弃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閑居但
見思道子椿諸君云絲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福
與之俱其可只尺輕有所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
令弟想各進擢矣愛婿學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
久仲博位諸姪當已出仕其妻子亦到黃鵠歸
衰莫淪落如在井中奄未絕時於缺甃間望見青
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賜書
未嘗不感槩梗塞期尺索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

之於造物亦未始果爾一夫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
知此辱思道處脚刀所傳手筆博諭疊、固已不勝
負荷而思道子旆書中具道周旋記錄誠義有加而
不已反復翰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貽宛轉無地自
控惟改易昔人詩語以寫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攜之
置其旁暑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
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号晴昔
之厚者或僅在只尺或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
劣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如湧至掉臂而不顧者
往、而然獨吾仲強瑩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凜、

見圖如一片天成地真以表。稽之物理未易形容
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却相因以至是也感激之
深筆次不覺縷、何時一奉促膝膝之款向往滋劇

清晨伏惟起居住勝到此至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
遂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遽報東坡
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倉猝不即為問似於豫約鉏
鋸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弟欲焉系
戀若不容自控到願昌時得申致次欽詠欽詠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斲忘於是得奉頃
刻固已甚愆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修記遽枉
手筆敦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造百冗具報
草略皇悚欽跂欽跂其會於水明書問以於義以
又蘇蓋猶意和日也具焉於此志也時更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徙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
出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調、於此無復可出之
期邪抑困之至極而訖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它
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強一二人傾倒
數十日遂別此生今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纏繞方時

炎酷拂雲之檣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突之餘自放
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為
河間東平所以為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鄒陽
枚乘蕭颯偃僕欽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
期之已否三月末終捨舟便為暴下所乘淹延四五
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况
故休作書意不聯屬時有脩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
也欽跂欽跂謝奉山制德文曰德又出百卒一

與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警策既難暫遠又不敢坐

致車馬可勝欵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佳奉起居佳
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
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遷改日適又凡百草在一身
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十日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末之義有加曠
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及展轉十許
日總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留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
深照踰月不雪氣候如初春多作上壅咳唾痞隘赤
目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况當復何似傾馳款
悉甚於茲時如欲揮羽翰凌汗漫超出於形骸之外
而不可得其所以壘。於高明者可勝况能歲晚牢
落江山浦前促膝握手歷叙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
弔遂將延挹相安得亟逢此味朔風倍增疑蔚

又

新陽固當一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逮我勞如何
里開正以茲時為勝遇盡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
審能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杜門與佛
乘作佳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念每想像物外亟欲
即之帝若有以繫之亦意投懷深恐或有得處於我

不問一毫髮也未問時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朕奉忽此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摸書
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畛非遠時聽聲問為慰也餘
唯事外自將復謝疎略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雨路牽率玉趾極
不遑昨日又煩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具如仰懷未
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意太重遂
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邪皇悚

入城方得就見奉之深當俟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於誠意故命條暢似是抑鬱既
伸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膳寫錯了又
改故差違命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十襲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清之所目擊也所
幸形迹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
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來於
不測本圖保故棲因而卜一作蠶處今又鉏鋤不

免聽其去來姑了一日為一日計亦稟賦不厚投老
境界乃如此可歎。長倩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刻
礪進修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測不妨
屏他事粗通飭粥以激志操仕宦固可指日為期要
當自我而得為佳至於劾報知已是亦為報矣其為
為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語直見罪斯固本對四十集
二月便散再過當塗逐日事如蠶作蠶愈纏愈縛更
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邪故余濡滯悶損悶損家居
况味如何七日不舉著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為貧介

一笑一笑宜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重累紙感佩無以為况伏審曲肱樂道
與時御且慰并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搥拾款還
在居因得展叙尚為事冠瞻跋瞻跋於是特枉專誨
疊。見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
可託之地何以如此茶焉不類但劇負荷止候一二
事竟即圖造請總稅鞅便遣人咨候矣



原件短缺

卷 26 — 卷 29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手簡
與吳思道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見碩評詩論文備盡相予之意既深開警又以知超然特立不愧所聞為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已乍遠更新善自保衛以前超拜茲外華中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碌碌輩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為累其諸皆望如此

既荷見察不罪僭易
相別遂見改歲倦遊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之勝了不可得但常誦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亦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徧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居復何似未獲尋舊夢以寄雅况區區徒知美才不即相會為可歎

又吳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動止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叙兩經

除席哀苦無况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不遠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寄使類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它處等定應不乏追隨吟獻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凍蠅身世所值乃亦故人當為我來歎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嘗浼左右還家忽忽易夕然雨雪寒甚意况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於是遽枉書示佩服盛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

又恐今日所賦偶不及亦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
萬福欲見未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可無憚勞
否浸暖千萬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為
亡者作少佛事隨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便奉書近來
職事必多休暇新詩佳闕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得
我拭目為榮何慰如之通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
鄙意當俟後信

春間寓書爾後瘡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茲世
泯然况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
思拳拳略不間斷似非形迹所能踈密也忽披手示
愧畏不已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浣滋甚區區去此
之念已久荏苒至此實自困尔今已有涯因幸便道
少逢會晤之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况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
不輟追襲某人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間以
奉勝致但深慨歎繞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近託楊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
瞻見之期踴躍輒未契向風可量傾跂杖高暑暹日
來起居何以更十許日可以面懇當幸披寫

鄙陋於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
意遽勒之石芥焉非擬反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爲
寄加之背軸精詣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
禪軟語展轉恍如到眼穢舟得地庶幾復有此幸也
冗甚未暇周悉瞻跂瞻跂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
所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蓋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
愧盛眷爲不易當也併俟面謝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歡不已新詩佳闕想朝夕于是
咨請有期豫劇欽仰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邑常
以爲懷也乍令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

再叩之續奉聞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充
荷展轉

與吳高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疑是正元和間人而抑揚
頓到老眼爲瞽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
辱假借如此感刻豈易披寫而珍藏爲貴當與吳家
共圖不朽獲承下風已復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
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歎况瞻望數
千百年後論世而尚友或收之桑榆仰期俯應適嘗
葺暑居叢冗別當脩葺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於往來寒溫聞雖物色
以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末
路何堪獲定於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
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見寓者如何哉方相接時固
平平不甚款密別後繾綣幾不相捨未知古人真能
如是否其見於傳記簡冊中則滋有愧於不逮也冰
雪不渝更期晚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眷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

見固然無以爲况向晚履况何似後當去此庶幾再
來得以展叙

采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爲嘉話遂欲因之不輟交馳
投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
鉏鋤方且偵伺爲問以就紬繹來問燦然何異金篋
之刮膜也已而趙君歸具能道動靜亦聞遠涉衝冒
膏移疾少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諷日與融和爲
低昂拭目他時竊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解后官守所寓然一番搶攘遽促異地竟
不能從容旦莫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
常想象於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亦金陵殆
不容應接日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輟身以往只
亦勝悟方且圖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便圖復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撥
置感歡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
不期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尔也金陵略無可喜
處窮日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

以展叙也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而致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
為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可
容從而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跂尤不知所遣
免不審大暑日來履况何似只尺未即會悟千萬加
愛

比介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叙意踈略頗蒙俯察已
否忽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難於道路定應未

遷召間能復見待乎欽跂欽跂專介在教如對燕侶
恭審日來侍奉起居佳勝佩服延挹彌激向慕其感
不待言者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枳棘終能安鸞
鳳之棲邪瞻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迫行輟忙為對深恃諄愛亦審被差考試
今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
體况當復何如想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
博信所謂割鷄焉用牛刀隨遇低回少時即有遷召
胡君遽歸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數月來家私窟蹙哭泣未間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於一力其勞弊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唯見者知焉頃辱慰問以故未即為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養源發其緒餘已見於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土苴使老安少懷允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於是尤劇傾遡少日或得躬叙繾綣向風不勝系吝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仰且審兼領理曹而推鞠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為累平昔所嘆必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體况佳適不晚或得會聚其語非面不悉

又

新醞爍槐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貺固不皇而貪得忘愧輒已祗捧獨未果一覲滿飲大嚼揮毫疾於驟雨不勝系詠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卅三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浼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爲况當復何似稍開塞疏堦以遣經寒蔚滯之倦遂迎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圖展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沈浮矣比審已歸則鄙懷當幸塵浼方闔其然以冀申叙遽被專委情文兼盡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

矜式爲多感向拳拳特未知所借况也春寒不解適日恭惟尊履佳勝蹄涔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九萬里而圖南渠不信於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解后謂得從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况豈卒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邪尋欲作書屬風便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仍春相物頗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遏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老人但耽得眼余可笑亦可歎也系詠勝悟

相

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末起軼絕塵每自歎其不可及而曲
託愛忘不以莫齒不類爲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竊幸
其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
復初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沿下同在江上然
順風揚舲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死也

又

別後即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酬對臘盡方少休間永
變屈弦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邂逅之福余

三月末僖家當塗旋茸蝸陋數日來統息肩以故書
問稍滯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所矜照事介墜問
疊疊挽之不能斷冰霜不移信乎相悅於我滋茂也
感激愧佩無物以諭人品瑰爽似非鄙拙得以形容
要將擊節衆人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紉繹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
矣復熟不已幾至成誦于今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
遣則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
眩奪不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擊

節於其側邪日來竭涸不異智井辱寄線軸猶未有
以塞白少須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於媿意也

竊寃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寔出
幸寓而羽翰不傳只尺千里春已去憑陵鄧物想多
翰墨之傳繼此日有來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
也

與友人往還手簡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專候安勝不及別答會次幸
展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過并得奉教督實為慰頌狂

斐得之一時偶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為請教之地
而賤家鷄貴野雉遂有所取於晚際紉繹高妙栗然
汗下庶侵尋末執以投自効其請更冀委曲掩覆無
至咄咄於太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為眷眷於是
特辱存顧遂獲瞻拂色夷而清可畏而親者其在是
乎別後資養之茂重歎以為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
客至不已修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
趨謁想蒙加照繼此尚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

無諭

又

春暉前日誤，偏爲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
稱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
軒詩，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未句，屈俱達。藻思
低昂，正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昨日，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縟。未暇披繹，而家間失望，何止交
徧。見責不離于坐，再遣來人，亦於少室公處約略想
已塵浼。晚來起居佳勝，青詞謾報。注思元不知黃籤。

儀物所置，與夫事之本末，姑如常醮，叙致而已。大匠
不吝斧斤，而槩枯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因有論次得
所模範，乃末學之幸也。遂即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
斲削。如前干猥瑣，正在袞涕中，早得一手如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
眷眷也。晚未不審爲况，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
暇，又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

出一隻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
之因問老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秋物登行追隨正為勝日罪垢不擬汗人遂爾屏處
眷言游舊可勝跋仰不審履况復何似詩不欲違厚
命奉一笑足矣不必叅次成篇也尚冀解后瞻近少
浣勤懃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強勉起枕輒如在磨上欲候見
遂不果跋詠勝致但深繾綣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

所賦得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
尾之幸余亂道來日錄上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佳勝昨日幸獲款悟超然勝致
警慰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惡
札豈足為用特不敢不遵稟余溪堂佳詞鋪寫精詣
兼吐吐於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攀
跋莫又復換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斤
削甚媿狂率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衲子輩代口鼓爲戲
余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批糠皇
恐無地陋闔頓有此獲真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
來尤以爲屠龍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
被他佇面盡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懇懇可勝
愧佩昨日睥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汙瀆珍歲皇恐
不已細思誤用字處須着改正如蚪作抖肆作穎之
類輒望從旁注出庶幾掩惡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
落筆中書堂以氣吞之余勝人之語尚爾脫錯區區
如衰憊何一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而彥國不起
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願偶未食不果欵留清晤良春眷也經昔
體况復何似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
城之瑞余雖不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值飯數僧未
獲叅候起居悚仄然勿廣爲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
知爲尚敢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論初暄伏惟起居佳勝蒙手示
爛然蒲紙讀之汗下但歎歎畏仰之不暇蓋文章之
盛久不到此矣襄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猶
及一斑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辨詐者不謂流言一
至於是可怪可怪果辱文要敢望安織不動使三而
後起者有愧於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
客恕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閑過此焚
香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白其寶又

欽慰鄉評嘗謂早時疎略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
無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於此為多亦必有以見亮
也更數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
闌闌而深閑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間非
有本者豈能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勝梅花將盛嘗景修或
能展轉雅舊一來同尋蘭臯餘味會上元齒齧而花
亦未全拆方佇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

定可出尚欲與花相期遷就高明臨貺也率易咨稟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
近製雄文呻吟方窟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
與造化爭功也前人已有一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
籬是等格律尤爲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
衡漢儒頗盡心於此要之止是一時所尚晉魏已後
則無足論也李白數篇奔注注洋自成一家不若退
之子厚僅埒西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
白其實則與劉夢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
後赤壁爲得意不知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
節高妙因幸垂教

亦曰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開諭曾門之盛渙然
冰釋似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
致定進卷乃召自此始余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
次科場陳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係王拱宸
榜制策所中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
是布衣應茂才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間無文字
可攷旣可疑須改動入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門

進卷是何等文字曾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
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則掩覆不及乃所望於匠手
也後日早訪及千萬千萬新士與費身不計其苦
蒙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於長短抑
揚罔然景歎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牽
課次第恐未盡真成疲駑之於綠驥也野外雖耳靜
亦目前事隨分規處艱生如鹽車之足定斃於服勞
之下矣良有愧於勝游欲到蕪湖踰年迄茲未契更
須相見得少躉輟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常深道潘不愚李文
郁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
家矣氣類斗別學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
深道千斛有甚次第莫似猓猴賺鰐魚否萬一舟行
之便自青山到弊莊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路不甚
迂非所敢望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已
上趁時收藏敢奉浼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此
便只是須來取錢雖微末要須適理亦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